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 
第二十四回 留香閣美人論義 挹翠園公子陳情

話說拜林見愛卿如此說法，本來知道他不肯猜的，但不過以此開場，便道：「姊姊，你道他朝朝抑鬱，日日無歡，為著何人？卻就是為著姐姐！」愛卿聽了，臉泛芙蓉，低頭不語。想道：「你這人要算刁頑極了。我道你如此說，不道你竟這般說。」正想際，拜林又道：「我想香弟為著姐姐這般光景，真可謂慧眼識人，不好算他情癡的。況他是個忠厚人，姐姐也是忠厚之輩，我看這段姻緣堪稱佳話。」

愛卿便道：「君是解人，我也不敢隱諱。若說香弟這人，蒙他□分愛我，患難中他必挺身而出，即終身之事，我亦有心兩載了。為他遨遊嬉戲，荒廢舉業，是以不敢輕許。今既說起，我敢不直言相告，望君不可洩漏，勸他努力詩書為要。」

拜林道：「姐姐有所未知，他平日抑鬱者，為愛姐名花無主，所以他動輒俱愁。欲問你，恐你推辭，反增慚惡，故存諸中，未嘗現於外也。如今姐姐許訂終身，須想一婉轉之詞去覆他，他方肯專心文賦。」愛卿道：「此言誠是。君可對他說，我終身事，須俟他來年功名成就方妥。諒他定肯用功。」拜林稱妙，辭留香閣而望金宅去。

且說挹香托拜林去了半天，□分盼望。下午見拜林來，忙接進問道：「林哥哥，托你平生第一吃緊事如何了？」

拜林道：「事情大都是你的姻緣了。」挹香大喜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拜林道：「我方才至留香閣，如此說法，他吐語出言都心注於你，但說你終朝遊戲，不肯用功，他所以□分不樂。又說你隱瞞不肯直說，特囑我勸你用功，入泮後包你一無抑鬱。你想豈非有心於你麼？」挹香點頭稱是，心裡也安慰了。拜林道：「如今你也該去一次，有言總宜直說，有何顏赧？況日後就是夫婦，無妨真心相對，不必藏頭露尾。」挹香允諾，復治酒相款，盡酣而散。

明日，挹香往留香閣，愛卿接進，敘談良久，命侍兒排酒於宜春軒。席間，挹香謂愛卿道：「昨日，林哥說及姐姐勸我竭力詩書，良言金玉，心感無涯。我金挹香並非自甘暴棄，實因眾位姊妹們格外相憐，又想及姊姊終身事，深為不樂，是以頓減其志。今蒙姊姊勸我努力芸窗，我也姑且撇情，勤心書史。至於人事天心，只得付之於命的了。」

愛卿見挹香言語有意，但他是個忠厚人，不可用巧言而說，須安慰他，免得有心無意。便道：「你的心我豈不喻？所言為我生愁，我也早生感激。況過君之後，蒙君寵愛有加，我雖閱歷風塵，君可謂第一知己矣！但君總須勤勵為貴，名場中自有樂地。月地花天，詎宜過戀？寵柳驕花，究屬煙雲一瞬。我之終身，我自有一定不移之念，君且勿憂。」

挹香聽愛卿說到這兩句，明知是暗許著我，便接口道：「姊姊既有『一定不移之念』，我心中也安慰了。實對姊姊說了罷，我為了姊姊的事，不知愁悶了幾□次，焦灼了幾□次。姊姊若不說『一定不移之念』，我仍要心中不樂的。如今說了這句話，猶如你與人訂了姻婭，終身有托，我更快活。非金某耽情戀色，緣姊姊待我這般好處，我不得不為姊姊念了。」

愛卿見他根牢果實，抱「一定不移」之句，又說什麼如訂姻婭一般快活，便道：「既然你曉得我心事，你也無須抑鬱，快些安心書館，努力芸窗。明年求取功名，倘得一衿，我也與有榮施了。其餘花月事也該稍撇。眾姊妹中知你用功，必皆歡喜，決無怪你之情。就是我這裡，你既曲喻我情，我處亦不必常來，難得來看看我就是了。」

挹香□分恭敬，便說道：「姊姊良箴，不啻膏肓藥石，性命靈丹。我之耽情花下，無非也為姊姊的事情，心中不悅，所以借此消其抑鬱。況眾姊妹也曾勸我幾次，我當暫拋花柳，勤習詩文，倘僥倖青衿，亦可報命於姊姊了。」愛卿心中暗想道：「香弟這人果然忠厚，作事根牢果實，又補這句報命之語，意謂你可訂我了。」又想到：「癡郎，癡郎，你道我必要你入泮後許你，那知我已許君兩載了！」便道：「能若是自然最妙。」說罷復飲，是夕挹香宿於留香閣。

明日，挹香別愛卿到鄒家，將昨日之言，細訴拜林。拜林笑道：「明年吃你的大小登科喜酒了。但是愛姐做了你夫人，卻是弟婦了，我要易個稱呼才好。」挹香搖手道：「不可。此時雖有其意，未有其實，若易名而呼，反令我要顏赧的。」拜林道：「你也太不講究。就使此時未計婚姻，你在他處保護名花，也是弟婦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是雖是，到底不要叫的好。」說著二人都笑起來。

挹香又至眾美處，備述要用功讀書。大家道：「金挹香，為何倒發起憤來了？」挹香笑道：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豈可不加溫習？」其時在呂桂卿家，恰好章幼卿到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們在這裡說什麼顏如玉、顏如金？」挹香道：「我曉得姐姐要來，故先在這裡說座中來了顏如玉，恰被姐姐聽見。」幼卿啐了一聲。桂卿道：「你不要聽他，他如今是成人了。他說，今日來與我們敘敘，明朝要發憤讀書，閉門不出了。」幼卿道：「這也是理該的。金挹香，你不要口是心非，歇了幾天，依舊置之度外。可知溫故而知新，正是文人之要務。況且試期在即，不可再行荒廢。我曾記有詩二首云。」其詩曰：

滋味深長孔孟鄉，幾希操守異平常。  
知新即在能溫故，學博還須要說詳。  
魚躍鸞飛皆妙道，興詩立禮是文章。  
果然造到逢源地，運筆何愁沒主張。

其二

讀書無了又無休，最忌心粗與氣浮。  
人若鬧時吾自靜，不關春去豈知秋。  
學純即在能溫習，功密皆因少應酬。  
若果往來由你意，天資雖好也難求。

幼卿道：「以此二詩為君誦之，君亦可自勉矣。」

挹香連稱是極，便道：「人以花前月下為無益之交，如今你們眾芳卿都是良言誘掖，真我金某之幸也。」

說罷，又至各美處一行而返，從此發憤用功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